

國語文學名著選

華威先生

張天翼著

國語推行委員會

何林式
欣鑑
注選

國語推行委員會

齊鐵恨校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出版

序 言

在臺灣省第一屆全省國語競賽會上，一位小朋友大聲疾呼着：「供給我們廉價的，標準的國語讀物！」

這大概不僅是這位小朋友自己的要求，而是六百三十萬臺胞一致的要求罷。臺灣同胞學習國語的熱烈，真使我們感佩！五六十歲的父老，公餘之暇，自己跑十幾里路到訓練班、補習班去學習祖國的語言；擺地攤的小販們藉店舖家的收音機學習祖國的語言，這種熱烈的情緒，是其他各省所不及的。

可是，除了補習班，廣播電臺極短的時間教授外，臺省的同胞們還想隨時隨地不放棄任何機會來學習國語，因而，便有編印國語讀物的必要！

街上的書店裏有不少的補充讀物，但是，真正合乎標準的實在並不多，往往是濫竽充數，以賺錢為目的，價錢昂貴，非一般民衆所能買得起的，因此，有編印廉價的，標準的國語讀物的必要。我們想在這方面努力！

現在，我們想先選些現代著名作家的作品——短篇小說，詩歌，獨幕劇，論文等，用注音符

號注音，更加以精詳的註釋與分析，使缺乏師資的民衆能自修。同時，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也可以採用，做爲教材和補充讀物！

我們編選的讀物，除了標準的注音外，還系統地介紹當代文豪的代表作，以使臺胞對現代中國文學有個粗淺的認識。

我們的力量有限，希望推行國語的同志和學習國語的同胞們起來，給我們援助和批評。

華威先生

張

轉灣抹角(註二)算起來，他算是我的



我(南)

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

「天翼兄，你真是！」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

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天翼兄。我總(註二)想暢暢

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是總沒有時間。今天劉

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

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裡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

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一點。

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註三）去

一趟。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

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

根老（註四）粗的黑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

的結婚戒指，拿着雪筋（註五）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

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裡的黃包車(註六)誰都不作興(註七)跑，一脚一脚挺(註八)踏實地踱(註九)着，好像飯後散步似的。可是包車(註九)例外：叮噠，叮噠，叮噠(註一〇)一下子就搶到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往左邊躲開。小推車馬(註一〇)上打斜。(註一〇)担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

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鋼絲在閃着光亮。還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到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

刻、像、刻、不、計、樣、
就、他、緊、止、我、他、而、地、
走、在、張、着、二、恨、的、跑、快、
！、把、了、掏、十、不、時、得、據、
他、全、起、出、四、得、間、頂、這、
要、身、來、錶、小、取、消、很、快、裏、
到、的、。、來、。、晚、上、緊、。、是、幾、
難、精、眉、看、一、救、上、。、那、位、
民、力、毛、一、看、亡、工、。、他、位、
救、都、皺、着、，、他、作、實、在、太、我、還、希、望、一、天、
濟、要、着、，、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
會、斂、(註三)到、臉、上、似、的、，、他、立、
去、開、會、。、

他在門口下車時總要隨便把踏鈴踏一下：噹！

他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裡等着他。同志（註一）們彼此（註二）看看：唔，（註三）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瞧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攥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註四）從容的步子走進。他先前那副忙勁兒（註五）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

家好把他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們的一種信

任心，彷彿要給同志們一種擔保，什麼困難的大
事也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
並不對着誰，祇看着天花板(註三)，他是在對着整個
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
什麼紙張，息息索索的(註三)。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個冷角落裏，離主席
位置頂(註三)遠的一角。他不大肯(註三)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註四)手勢。
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註五)。通俗

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
等一下，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夠支配：祇容許我在
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
志。」

說了就在嘴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
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划洋
火點（註）他的烟。把錶放在面前，不時像計算什麼
似地看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

我希^ㄉ望^ㄉ主^ㄉ席^ㄉ儘^ㄉ可^ㄉ能^ㄉ報^ㄉ告^ㄉ的^ㄉ簡^ㄉ單^ㄉ一^ㄉ點^ㄉ，我希^ㄉ望^ㄉ主^ㄉ席^ㄉ能^ㄉ夠^ㄉ在^ㄉ兩^ㄉ分^ㄉ鐘^ㄉ之^ㄉ內^ㄉ報^ㄉ告^ㄉ完^ㄉ。」

他^ㄉ划^ㄉ了^ㄉ兩^ㄉ分^ㄉ鐘^ㄉ洋^ㄉ火^ㄉ之^ㄉ後^ㄉ，猛^ㄉ的^ㄉ站^ㄉ了^ㄉ起^ㄉ來^ㄉ，對^ㄉ那^ㄉ正^ㄉ在^ㄉ哇^ㄉ噓^ㄉ哇^ㄉ噓^ㄉ（註^ㄉ三）的^ㄉ主^ㄉ席^ㄉ擺^ㄉ擺^ㄉ手^ㄉ：

「好^ㄉ了^ㄉ，好^ㄉ了^ㄉ，雖^ㄉ然^ㄉ主^ㄉ席^ㄉ沒^ㄉ有^ㄉ報^ㄉ告^ㄉ完^ㄉ，我^ㄉ已^ㄉ經^ㄉ明^ㄉ白^ㄉ了^ㄉ。我^ㄉ現^ㄉ在^ㄉ還^ㄉ要^ㄉ去^ㄉ赴^ㄉ別^ㄉ的^ㄉ會^ㄉ議^ㄉ，讓^ㄉ我^ㄉ先^ㄉ發^ㄉ表^ㄉ一^ㄉ點^ㄉ意^ㄉ見^ㄉ。」

停^ㄉ了^ㄉ一^ㄉ停^ㄉ。抽^ㄉ了^ㄉ兩^ㄉ口^ㄉ雪^ㄉ茄^ㄉ，擺^ㄉ（註^ㄉ六）了^ㄉ大^ㄉ家^ㄉ一^ㄉ眼^ㄉ。

「我^ㄉ的^ㄉ意^ㄉ見^ㄉ很^ㄉ簡^ㄉ單^ㄉ，祇^ㄉ有^ㄉ兩^ㄉ點^ㄉ。」他^ㄉ舔^ㄉ舔^ㄉ嘴^ㄉ唇^ㄉ。第^ㄉ一^ㄉ點^ㄉ就^ㄉ是^ㄉ「每^ㄉ個^ㄉ工^ㄉ作^ㄉ人^ㄉ員^ㄉ不^ㄉ能^ㄉ够^ㄉ怠^ㄉ工^ㄉ，而^ㄉ是^ㄉ相^ㄉ反^ㄉ，

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激你們，但還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註九）不能忘記，那就

是我說的第二點。」他又抽了第二口烟，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氣。

這就划了一根洋火。這第二點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一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大家團結起來。也只有在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夠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

心的，但是因爲理解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瞧瞧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聳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諸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夾，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主席旁邊的同志揪(註)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一個食指頂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

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

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

他們。現在可忍不住了，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瞧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若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註）黃接頭也可以，」

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來總是

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裡開會，

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下來，點着（註三）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爲今天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表示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坐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

這回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

像闖了禍怕挨罵（註）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

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聲兒問那個小

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呀！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註）酒，」他嚴肅地說。

「尤其是汾酒（註）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一
「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算賬
呢！要質問他爲甚麼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個紙條
——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
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
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起來。「各位先生！」腰板微微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

他反復地說了領導中心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
 去赴一個宴會。每天都是這麼忙著，要到劉主任那
 裡去辦事。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
 有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
 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
 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哇。」

婦人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
「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註）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註）掛了起來：
「問題是這一點！你們的委員會是不是能夠真正
領導這工作。你能不能擔保——你們會內沒
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擔保——你們以後工作不至

於錯誤，不至於怠工？你能不能擔保？你能不能？
你能够擔保的話，那我要請你寫書面東西給我。
以後萬一如果你們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

負責。

「接着他又聲明：這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
過是一個執行者。這裏他食指點點（註釋）對方的胸脯？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你們辦不到。那不是就
成了非法團體了嗎。」

這麼談判了兩次，華威先生當了戰時保嬰會的
委員。於是，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華威先生夾着

皮包去坐這麼五分鐘，發表了一點意見，就跨上了包車。

有一天他請我吃飯。他說因為家鄉帶來一塊臘肉。

發脾氣。我到他家裏的時候，他正在對兩個學生樣的人

叫「你昨天爲什麼不去，爲什麼不去？」他吼着。「我

連你都沒人去聽！我真不懂你們幹了些什麼！」
「昨天我到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註四）

華威先生猛跳起來了：

「什麼！什麼！——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怎麼

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

「我們那天大家決議的。我來找（註四）過華先生，

華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哇，你們秘密行動！」他瞪着眼。你老實告訴

我——這個讀書會到底是什麼背景，你老實告訴我！

對方也似乎動了火（註五）：

「什麼背景呢，都是中華民族！什麼秘密行動也

沒有。……華先生又不到會，去開會也不終席，來

找又找不到……我們總不能把工作停頓起來……

華威先生把雪筋一摔，狠命在桌上槌了一拳

兵(註四)！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顫抖着，你們小心——

你們！哼！你們！你們！——他倒到了沙發上，嘴

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媽的(註五)！這個——你們青

年！……

五分鐘之後他擡起頭來，害怕似的四面看一看，

那倆客人已經走了，他嘆了一口長氣：

「唉，你看你看！天翼兄你看！現在的青年怎麼

辦，現在的青年！」

這晚上他沒命地喝了許多酒，嘴裏嘶嘶地罵着那些小夥子（註四），他打碎了一隻茶杯。密斯黃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註五）說：

『明天十二點鐘有個集會……』

（作者介紹）：張天翼，是現代最著名的童話家，短篇小說家。抗戰時期在湖南國立師範學院任教。因生活貧苦，且染有肺疾，後至成都休養。他是湖南人。著有金鴨帝國（童話），談人物描寫（論文）等。華滅先生是他最成功的一篇短篇小說，已有英、法、蘇、日各種譯本。

（內容分析）：在民族解放戰爭開始後，全國不願做奴隸的優秀的中華兒女都參加了神聖的抗敵工作。他們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學校，走上戰場和生產部門，把身心都貢獻給祖國，貢獻給抗戰，以求打碎身上重重的奴隸的鎖鍊，他們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蓬蓬勃勃的新精神。但是，

也有不少的人，在抗戰陣營裏，忙來忙去，大出抗戰風頭，增高自己的聲譽，爭取領導權，做青年導師，以表現他的顯赫的地位。他們不但對抗戰沒有積極的貢獻，反而消極的削弱了抗戰的力量。他們多半是些官吏。華威先生便是他們中的一個。

寫短篇小說應該用最經濟的手法，集中在一點上，加以突出的深刻的描繪；人物的性格也要幾筆就明確的浮離出來。這篇華威先生，在這兩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怎樣表現出那些官吏的無所謂的亂忙呢？作者選擇了開會這個主題來表現。華威先生整天整夜的忙，他忙些甚麼呢？「開會」。華威先生是有會必參加，參加必講話，這就是他的抗戰工作。在每個會上，他都是不能終席，他都喊着：「主席，我因為今天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他的意見總是千篇一律的「每個工作人員要加緊工作，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他所有的時間都浪費在開會上了。他並不想自己腳踏實地去做一件事，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攬在他手裡，他去領導別人。如果有個工作團體未曾找他，他就自動去找，指責牠是「不良份子」的「秘密組織」，非請他參加不可，參加後他又不做事！這是一部份官吏共通的貌相。

寫人物有直接與間接兩種，作者兩種方法都採用了，用極簡單的幾筆畫出華威的相貌。

關於華威的外貌，他這樣寫着：「他永遠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的黑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筍的時候就叫那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夾，瞧着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出去。」等，幾根粗粗的線條便把一個官僚的樣子畫出來了。作者除了這種直接描繪外，還採用間接的敘述，如：

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咳，他真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哇。」

對於許多極細的而能更明確表現華威性格的地方，作者也絲毫沒有放棄。譬如形容他吸煙划火柴之類，都寫的很真切。

作者所採用的都是口語，活潑生動的國語。文章也簡明有力，句子明確，簡潔，音節鏗然。絕不像許多人故事寫的長而難懂。初學者多讀張天翼的作品，是很好的。

(語句註釋)

(一) 「轉灣抹角」——在北平話裡是「彎曲行進」的意思，如：「轉灣抹角兒」地走到了，當作副詞用，這話相當於臺語「牽來引去」——「ㄨㄢˊㄇㄛˊㄉㄛˊㄨㄢˊㄇㄛˊㄉㄛˊ」的意思。

(二) 「總」——副詞。「總想」就是「老想」。「總沒時間」就是「老沒時間」。有「常」和「全」的意思。相當臺語「ㄉㄨㄥˊㄨㄢˊ」字如「攏沒時間」——「ㄉㄨㄥˊㄨㄢˊㄉㄛˊ」——「ㄉㄨㄥˊ」。

(三) 「漢口」——地名。在湖北省。爲我國長江流域大商業都市之一。合武昌，漢陽，稱爲武漢三鎮。

(四) 「老」——副詞。「很」的意思。如「老遠」，「老早」，「老快」等。

(五) 「雪筍」——名詞。英語 *Orbit* 的譯音。

(六) 「黃包車」——名詞。長江一帶的人管人力車叫黃包車，就是臺語「手車」——「ㄕㄩㄢˊㄩㄝˊ」。

(七) 「作興」——動詞。湖南方言，相當北平話的「時興」。臺灣話說「時行」。

(八) 「挺」——副詞。「很」，「非常」的意思。

(九) 「包車」——名詞。長期包雇的專用車，叫作包車。

(一〇) 「叮噹」——車鈴聲。

(一一) 「打斜」——相當臺語的「作歪去」。

(一二) 「使勁」——動詞。「用力」的意思。

(一三) 「斂」——動詞。收。

(一四) 「同志」——名詞，在一個信仰，一個目標之下共同工作的，彼此稱作「同志」。

(一五) 「彼此」——副詞，表示「互相」的意思。

(一六) 「唔」——感嘆詞，閉唇發鼻聲「ㄨ」，而不加「ㄨ」韻，以表示「領會」，「感悟」的意思。

(一七) 「用種」，用是動詞，種是名詞，在這裡應該是「用一種」的限制詞，「」字，因為習慣上的關係，是顯然的被省掉了。

(一八) 「勁兒」——名詞。「神氣」的意思。如「忙勁兒」，「兇勁兒」，「狠勁兒」等。

(一九) 「點點」——動詞，點就是「俯首」的意思。

(二〇) 「天花板」——名詞。房屋裏的頂棚。即臺語的「厝頂板」。

- (二一) 「息息索索」——副詞。形容翻紙的聲音。
- (二三) 「不大肯當」——「不大」肯都是副詞；「當」是動詞。「不大」就是沒什麼的意思；「不大肯當」就是臺語「沒什麼肯作」。
- (二四) 「打」——動詞。「作」的意思。
- (二五) 「常會」；「常務委員會」的簡稱。
- (二六) 「點」——動詞。點火即引火。
- (二七) 「哇啦哇啦」，形容急急說話的聲音。
- (二六) 「掃……一眼」——「掃」動詞，眼光扇面形的向前平視一遍的意思。
- (二九) 「時時刻刻」——副詞，隨時隨刻的意思。
- (三〇) 「揪」——動詞。是「拖」「拉」的意思。
- (三一) 「密司」——名詞，英語「小姐」「女士」(Miss) 稱呼的譯音。
- (三二) 「着了」——讀「*sho*」，和動詞連起來表示動作完成了的意思。如「點着了」就是「點亮了」，「睡着了」就是「睡熟了」，「打着了」就是「打中了」，「亮」，「熟」，「中」，就是完成點，睡，打，這三個動作的目的，「着」跟着那各種不同的動作，表示完成了各種不同動作的意

思。

(三三) 「挨罵」——就是受罵，相當於臺語「給人罵」的意思。

(三四) 「猛酒」——急飲叫作猛喝，猛酒就是急酒的意思。

(三五) 「汾酒」是山西汾陽出的酒，味醇而濃。

(三六) 「簡直」——簡單直切的意思，如「簡直是你」，「簡直是不會」，這裡「簡直吃了……」和「簡直不會」一樣的是省去了一個「是」字。

(三七) 「吃了一大驚」——嚇了一大跳，臺語就是「驚了一下」。

(三八) 「打聽」——探聽，臺語讀如「ㄉㄤ、ㄉㄤ」。

(三九) 「下巴」，人體面部下頰，北平語叫作下巴頰兒。

(四〇) 「點點」——用手指點一點的意思。

(四一) 「昨天——我到了新組織的一個難民讀書會去」，此句似乎不習慣，為保持原作的本來面目，所以沒改，普通應該說：「昨天——我到一個新組織的難民讀書會去了」。

(四二) 「找過」——是「訪過」，「看過」的意思。

(四三) 「動了火」——「生氣起來」。

(四四) 「乒」——表示槌擊的聲音。

(四五) 「媽的」——辱及母親的罵語，相當於臺語「ㄍㄨㄚˊㄇㄚˊ」。

(四六) 「小夥子」——年輕力壯的男子。

(四七) 「寒噤」——就是冷戰，發抖。

06095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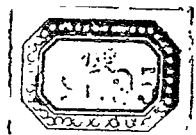
國語文學名著選之一

華 威 先 生

印	發	校	編	著
刷	行	閱	選	
者	者	者	者	者
新	王	齊	林 何	張
民				
印	潔	鐵	式	天
書				
館	宇	恨	鑑 欣	翼

42

3100



每册實價十五元